

蟠龙街上的优秀历史建筑

■王坚忍

初闻虹口蟠龙街，“蟠龙”好霸气的名字。它是蛰伏在地上等待飞天之龙，或盘旋在梁柱上金碧辉煌的装饰。想到一句歌词，“高楼万丈平地起，盘龙卧虎高山顶。”好气势啊！

查地图，蟠龙街是北南向乍浦路的分支，一条东西向的不起眼小路，夹在北面塘沽路、南面武昌路的中间。

从东面敞开的两扇铁栅栏大门，走进这条长90多米的小街，左边，蟠龙街1至13号，一排毗连式的双层小洋房，砖木结构；右边，一半是蟠龙街26号，9层高、坐北朝南的浦西公寓，一半是围墙，墙里空荡荡的，据说原为一所小学，现已搬迁。要说高，9层楼得扬起头看，但与四周巍峨入云的高楼大厦相比，只能算是小高层了。蟠龙街的气势何在？

定下神来细细看，这排毗连式的双层小洋房，底层立面一块块长方形的粗石饰面，便有一种粗犷之美；门洞两侧的爱奥尼小立柱，门楣的三角形山墙花，二层阳台的细柱长廊，黑漆的卷涡花栏杆，上下两层一式的百叶窗，无不透着洛可可风格的浓郁艺术气息，经得起看。许是居民都动迁走了，建筑队进入，整排建筑像一位刚赶路歇下来的女子，粗服乱发风尘仆仆带着疲惫感，但其惊人的美人气质仍遮掩不住。别小觑这条小街，那一排建于1920年的双层建筑，是上海优秀历史建筑。而对面的浦西公寓，钢筋水泥建筑，清水红砖外墙，整体简洁，立面规整，也是上海优秀历史建筑。一条街，面对面，两块挂在外立面的上海优秀历史建筑的铜牌，阳光下金光闪耀，在虹口不多见。

19世纪末，那时候属于英美公共租界的蟠龙街叫阿尔盘街（Albury Lane），灌入式沥青路面，据《上海市虹口地名志》云，该路因路短似弄，且南头被仁智里所堵，因此亦名阿尔盘龙弄，1943年改以“盘弄”的谐音“蟠龙”命名。这句话算是把蟠龙街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。

1920年，蟠龙街毗连式双层洋房落成，正门朝北，讲究外部装饰，设计者为英国人。从上海的历史背景看，恰如《上海通史第9卷》所言，西欧侨民“从淘金客转为定居居民”，这一排新居，入住的基本上是英、美、意、葡、西班牙等外侨。据现在蟠龙街看门的老人介绍，当年洋房的一个门洞（即一个门牌号头），左右各两个房间，上下层皆然。每个房间50平方米，一户人家占2个互相打通的房间，100平方米。两个房间另一头的南门，一间连着煤气卫生间，另一间前面的空地做小天井，所以说是一梯两户。因门窗占据一定的面积，光线有点暗，但居住面积宽敞。后来，变成一户人家一个房间，煤卫合用。解放后，住房紧张，50平方米的房间隔开成25平方米的2间，各住一户人家。这样，原来一个门洞上下住4户人家，变成了住16户人家，有点挤，但在当时上海，已算是不错的住房条件了。

1931年，正门朝南，7层高的浦西公寓落成，时称“披亚司”公寓，后改称现名。此时上海的经济进入全盛期，社会生活质量逐渐提升，新的建筑技术被广泛推广，与对街洛可可风格的毗连式洋房讲究审美价值，浦西公寓则采用了折衷主义风格，更注重实用价值。这幢建筑从乍浦路东立面看，像一艘向北航行的大

轮船，方平的船艏在蟠龙路，椭圆形的船艉在塘沽路。据《上海市虹口区地名志》介绍，该建筑中间是大天井，四周为房间，共75套房间。室内拼花地板，光线充足，公寓有电梯5部。入住的外侨除西欧外，有数量不多的日侨和租界华人纳税人。当年的蟠龙街，并没像如今被耸立的高楼包围，遮断了望眼。站在浦西公寓的6楼向南看去，苏州河的拖轮鸣着汽笛驶过，身后拖住一条白色的水带；向东眺望，虹口港的船公卸下了白帆，摇着桨橹哼着歌摇过前面的桥洞。

1937年“八一三”淞沪战争后，蟠龙街双层洋房和浦西公寓的西人与华人逐渐搬出，成为日侨居住的一统天下。

解放后，双层洋房变成居民区；浦西公寓成为干部、知识分子居住地。1977年，在浦西公寓原有的7层上加盖2层，居民增加到250户左右。公寓的底层有托儿所、食堂、糖果店等。

现在，浦西公寓保持不变。蟠龙路毗连式双层洋房动迁了，确切地说，是迁而不动。据入驻的建筑队队长告诉我，居民迁走了，这一排建筑将改建为虹口文化历史的纪念馆或陈列馆。果然，我在4号门口看到一块挂着的木板，上书：新知书店纪念馆筹建处。

前面说过，眼下，毗连式双层洋房像一位粗服乱发风尘仆仆的美人，缘于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评李后主之词，犹如绝世美人王嫱（王昭君）西施，“粗服乱发，不掩国色”。我想，经过修葺后的毗连式双层洋房，将像一位科落历史尘埃，庄静娴雅的淡妆美人，使我们的眼睛顿时一亮。



观郁金香

曹振华

鲜花港里郁金香，
浓林淡妆逐客忙。
美女如蝶争倩影，
千姿百态竞芬芳。

《火红的日子》 摄影 钱敬穆

《西游》伴我三十年

■张佳

近日忽然传来杨洁导演逝世的新闻，一时间网上一片惋惜声。人们纷纷向这位老艺术家和她的作品致敬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掐指算来，不知不觉，杨导的这部经典之作《西游记》已经陪伴我度过了三十年。

第一次看电视剧《西游记》要追溯到1986年，当年我才刚刚上小学，那时候班里不知哪个同学得到了可靠消息说今天放学后电视台要放《西游记》。想到连环画里变化多端的孙悟空就要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电视屏幕里，小伙伴们在一起七嘴八舌议论纷纷，开心得像过年一样。记得那会儿我家还没有电视机，放学以后，心里总想着《西游记》，在我家怎么也坐不住了，就去小区大院内溜来溜去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楼上不知哪家电视机开得响，窗户里传来了《西游记》那惊心动魄的片头曲。我在楼下虽然看不见电视画面，但能“收听”到那如梦如幻的音乐，也算是第一次和《西游记》结了缘。

后来家里终于买了台电视机，于是外婆、父母和我常常坐在一起看《西游记》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忆起当年最害怕看“三打白骨精”那一集，恐怖诡异的气氛给童年的我留下了不少心理阴影。每次快放到这一集我总是纠结半天，想看又不敢看，最后忍不住偷偷看几眼，“窥豹一斑”，一放到白骨夫人吃人吸血时吓得赶紧躲开。这恐怕是儿时的我看的第一部“恐怖片”吧。后来《西游记》放到唐僧被黄袍怪捉走，猪八戒去请美猴王回来救师傅时却停播了。母亲说，扮演唐僧的演员读大学去了。那时候的我还不明白读大学是怎么回事，只是天天盼着大师兄快点回来，救回师傅继续取经之旅。

1997年，我也上了大学。第一年在“远离”家乡的无锡郊区过渡。那时候没有高铁，也没有现在随处可见的手机、笔记本电脑、网络，第一次离家远行，从城市到乡下难免觉得想家寂寞。记得班里有个姓徐的同学也非常喜欢电视剧《西游记》，用随身听把它的精彩片段录了下来。某节课老师如果讲得乏味无聊或玄之又玄了，就拿出随身听来“听”《西游记》，还给我一个耳机与我一起共享。那时这种可录的随身听还是高档产品，“先进”的方法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欢乐。

后来我去北京读研究生，期间去了德国。第一次出国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总得准备点精神食粮。这时候的物质条件比以前用随身听听磁带那会儿已经不可同日而语，我有了笔记本电脑，里面特意存了一整部电视剧《西游记》。每当闲暇时，我总是独坐灯下，打开电视剧尽情地回味。左邻右舍，楼上楼下都是老外，整幢楼里像我这样还在看八十年代国产“老土”电视剧的恐怕仅我一家。“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”？我乐在其中矣。

不知不觉三十年过去了。当年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我，转眼便已年近不惑，小鲜肉俨然变成了大叔。岁月如梭，物是人非，真让人感慨万千。这些年唯一不变的，恐怕就是对《西游记》的喜爱。每次打开电视剧，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，回到过去一家人一起围坐在电视机旁的时光。作为一名普通电视观众，我要感谢杨导为我们带来了这部陪伴我们长大，带给我们无数欢乐和记忆，经时间长河洗礼而愈发光彩夺目的经典之作。

向老艺术家致敬。向经典致敬。



北水

第433期

摄影 言云
结伴同行

画中丘壑画外知

■乐倚萍

日本画家去西游学，笔下仍是日本风味；西方画家借日本浮世绘开辟新视野，照旧不脱西方特色。这或许正是兼容并蓄之美。因融合有了新气象，又因各自文化底蕴忠于内心的表达。日本美术史论家高阶秀尔形容非常准确，其根本被称之为艺术之“眼”。继《看名画的眼睛》之后，有了《看日本美术的眼睛》一书。

日本的绘画，先是师承中国画，后借鉴西方技巧，却受一方水土滋养，特点鲜明，很难将一幅日本绘画跟中国画或西洋画相混淆。基于传承先后，它的笔意是否略逊于中国画？技巧是否不若西洋画？高阶秀尔认为，单以此评价作品优劣有失偏颇，欲观画中丘壑，必先识画外文化。

日本画家安井曾太郎的名画《金蓉》是最能代表日本美术之眼的。乍看上去，画家似乎犯了一些新手的问题：离观者较远的右肩比左肩画得大、裙下的腿部轮廓模糊不清、脸和身体扭转的角度也很别扭。彼时的安并不是初出茅庐的新手，在法国留学期间受过严格训练，几乎月月获奖，怎么会犯如此错误呢？这要追究到日本传统中的平面“视觉形式”，日本特色的“自然态”与西方正相反，追求真实性的透视法则无法阻挡画家内心的文化羁绊。这与日本西洋画先驱高桥由一的作品一脉相承。

以此日本美术之眼，可观画作之魂。

日本美学崇尚小而简，因此除作品主角，多为单一底色，鲜少背景铺陈。对细部的关注体现在多视角构图上，相较于统一的整体，日本美术更偏爱写实细部的堆砌。同理，诞生放大对象一部分的构图法，虽不完整却别有洞天。重过程甚于目的，“表现在体验时间、空间时连续展现的各种相”，传统画卷之美和常修常新、重造仍称“古建筑”的伊势神宫本质上是相通的……

高阶秀尔提到，十九世纪西洋画引入日本时，曾让人大吃一惊。透视法、明暗法、描绘法，可将从正上方看下去的圆镜与盆区别画出来。不过，在东西方融合高度成熟的今天，我们已不会为此兴叹，更不会妄自菲薄。更多的思考反而是如何发扬民族传统的优势，在传承和创新间坚持自身的特色。

日本美术之眼不尽然是助我们鉴赏日本艺术的切入点，也让我们反思中国美术之眼。悠久的文明，有过“曹衣出水”“吴带当风”的细腻，也有“画中无人”“胸有成竹”的疏狂。怎忍心只以此窥窬历史，不假他人瞻前路？而今确有更多平台可博采众长，但正如日本画家不经意的流露，令我们走得更远的，或是血脉中文化的根本。

贺天舟一号发射成功

蔡金宝

文昌一剑震地动，
天舟载礼访苍穹。
从来舟楫水上行，
如今天舟邀太空。
嫦娥惊喜来快递，
玉帝俯首迎双雄。
中华崛起更奋进，
人间奇迹似潮涌。



雏凤清音

给梦想一次花开的机会

■栾承天

梦想，宛如漆黑中射入的一缕阳光，给予我们动力与希望。谁没有过梦想？谁又何尝不想实现它？但关键是，你有没有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尝试、去努力，即使处处碰壁，也要给自己的梦想一次花开的机会。

又到了校园一年一度的才艺汇演。各参演学生都在积极“备战”着，挑节目、选曲单……最重要的是，表演时展现出台风与自信。

从进初中起，我始终是校管弦乐队的一片绿叶，代表着学校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。从人管弦乐队开始，我就有个梦想——能成为独奏的萨克斯手，梦想自己能成为一朵红花。可是，并非我的乐感不够出色，演奏技能不够娴熟，亦非我的舞台感不佳，而已通过10级考核的我却缺乏自信，单独站在舞台中央，担忧又害怕不能奉上一场完美表演。就这样，胆怯的心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梦想，将它深深藏入心底，不曾提及。

直至初三，最后一次毕业汇演。我不甘心，或许是心中星星点点的希望之光，我想“这一次，独奏表演萨克斯”，鼓足勇气提出了小小愿望，得到的是导师与同学的疑惑和惊讶，那可不能怪他们，因为往年都是我在他们期盼的目光中胆怯、退缩了。“确定！”是的，我从未如此坚定过，我渴望一个人的专属舞台。

为了不辜负自己的梦想，不辜负导师、同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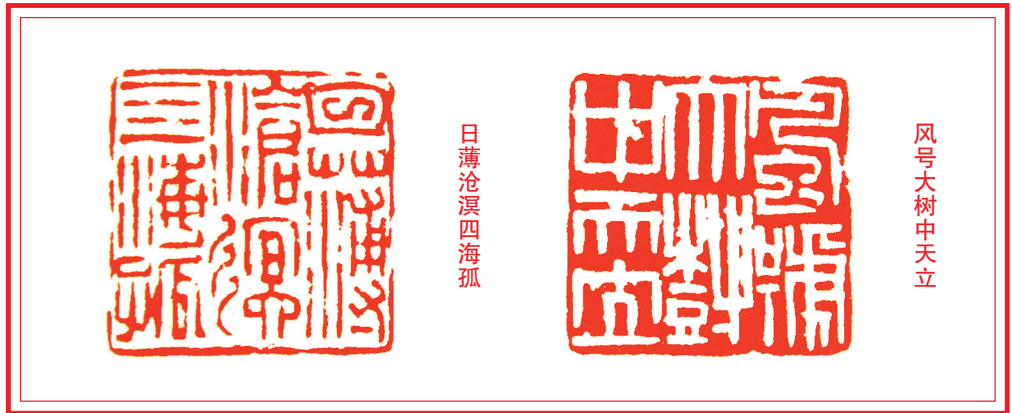
们期盼的目光，顶着中考繁重的学习压力，每天放学一回家就坚持反复训练，不厌其烦，一遍又一遍，将乐谱熟记心头，将节拍刻画于脑海，在玻璃镜前练习舞台风，一次次试着微笑，同时一点点抛弃了我的怯懦。

那一天，当红紫交叠的追光灯打向我的身上，当萨克斯高音“哆”开场响彻金色大厅时，我明白，这是我梦想开始绽放的最佳季节。舞台上，我自信地微笑着，手指在大大小小28个键中沉稳地移动着……尾声、停顿、安静，大厅里轰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我笑着，哭了。

我等的这一幕，这专属的掌声，像是初次站上舞台，听见第一声喝彩，多少个练习的夜，心中无限感慨，我终于克服了心底的魔障。

未来，我们年轻的一代还有许多梦想，不要胆怯，不要失去信心，给梦想一次实现的机会吧！任何梦想成真贵在敢于迈出一小步，若是美好，叫做精彩；若是失败，叫做经历！我们是朝气蓬勃的一代，不怕摔跤，不惧未来之路荆棘密布，我们有自信和勇气面对成长道路上的一切。

请给梦想一次花开的机会，于你，于我。



日薄沧溟四海孤

风号大树中天立

篆刻

张遵骏